

一世八界

苏小小



武侠，言情，历史？
穿越，玄幻，惊悚？
是，又不是。
是用诗的语言、散文的韵味，编织的妖娆故事；
是用侠的刚、情的柔，诠释的另类武侠。

一世八界

苏小小

安峰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世八界苏小小 / 安峰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51-0149-1

I . ①一… II . ①安… III . ①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7018 号

一世八界苏小小

作 者 安 峰

责任编辑 刘小晖

文字编辑 李 涛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88637169

传 真 010-88637287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lxh717@sina.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149-1

定 价 26.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苏小小实有其人，西湖白堤上那座坟却是虚的，里边并无骨殖。

所谓历史总在虚实之间演进，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实发生过一些什么，况且千年的岁月早把一切记忆都抹得干干净净。

我想不出安峰为什么会来写这么一部传奇，是因为现实不管如何纷纭变幻，仍缺乏那种终极的美？而武侠小说是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他尽可以在其中安放自己的梦想与追寻。

江湖的单纯与偏执，自有其令人迷恋处。

然而读到最后，那种弥散于纸张之外的幻灭感压得人心头格外沉重，甚至透不过气来。

曲终人散，人生与世界都不过如此。不要说一个弱女子，就是皇帝老儿，又能如何？

小说里并没有出现皇帝，却写了一个试图取皇帝而代之的宰相，苏小小便是与他儿子生出了一段奇缘。

情是真情，命则苦矣。事实上，不管武林高手还是九五之尊，谁能逃脱天道的摆弄？况且红尘俗世中一个小小女子，原本不应当卷入那么多是非里去的。是也非也，你能弄得清吗？

这个以苏小小名目展开的故事，曲折离奇，让人叹为观止。

我想安峰不会为了编故事而编故事，实在是世事充满了太多的可能，再匪夷所思的情节与结局都可能发生。他的日常工作是说新闻，什么没有见识过？

或许正是世事无常，让他产生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感触与幻觉。聚拢起来，便汇成了眼下这么一部小说。故事是残酷的，语言却充满诗意，彼此紧张地对峙着。

难道这不正是生活本身吗？

内心的善与身边和远处的恶，永恒的自然与朝三暮四的人和事，一座城市快速扩张与几棵老树轰然倒掉和河流无声无息改道甚至干脆被填掉，诸如此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而安峰之所以要来做这么一个梦，很可能就是因为厌倦了直面繁杂乃至惨痛的现实与每天不得不说的串话与废话，尽管他从来不愿意说假话。

那么，是想用一部小说来平衡自己的心态？

我不知道把苏小小塑造成一个近于女侠的角色与临近她坟堆的秋瑾塑像有什么关系，或许多少受了一点启发和联想。其实那两个女人应当是完全不同的类型，秋瑾果断决绝，作为革命者光耀史册。而苏小小的声名得之于妓，仍能留存后世，肯定也有它的道理。

或许几百年后，人们更容易记起与愿意谈论的，还是苏小小。

小说是完全可以天马行空的东西，乃至不拘形迹。安峰笔下的苏小小，肯定不是历史上那个钱塘女子。她只是安峰头脑里的幻想，或者行文需要的一种工具。

现在小说面世了。那么，对这个姓苏的南北朝美人，我们是多了一些了解，还是更多了误解？

管它呢，还是少点对古人的担忧，且对付眼下的日子吧。

安峰嘱我替他的新书写几句话，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有了如上一些文字。

赵健雄

第一章

—

回廊之上，有一线阳光。

光影散乱处，似有一个人滑过。

窗外，雁叫正烈。

小小躲在象牙卧榻之上，并未全然酣睡。她的一只耳朵在听九月凉秋的虫鸣，另一只耳朵，则在留意廊上的动静。

她的卧榻之下，散乱着两只绣花缎子鞋。

鞋子，也会说话的。一只左斜，另一只前伸，犹如横放的丁字，又似一道符咒。

回廊之上，应该有人。不过，他不敢进来。

轻举妄动，即有后顾之忧。

小小是柔弱之人，但是，据说她也会“天女散花”。

“天女散花”，即一撒手，射出满天星镖。中镖者，或者受伤流血，或者变成麻子。

小小睡在卧房。

卧房唤作“镜阁”，但阁内，却无一面明镜。

秋阳依旧纯，依旧纹丝不动。时辰，似乎被钉住了。

镜阁楼下，是一间厅堂。

厅很大，但是阴暗。一只高脚雕花座椅下，竟然开着一朵白蘑菇。

这类白蘑菇，通常有毒。

霉菌，秋季的白淫雨，催生了它，使它肆无忌惮。

高脚座椅旁，六角形的方桌之上，有一只浅绿色的瓷盘，已经盛了半盘豌豆，那是贾姨妈双手剥出的。



即便剥豌豆吧，翘着兰花指，也像刺绣一般。看她慈眉善目，气质不俗，也是大家闺秀的派头。可以想见，年轻时候，她的风姿必定倾倒一方。

厨房里的午膳香气，已经顺着九曲拱桥，钻过假山山洞，直逼春秋山庄内小小的居所“西泠苑”。

此时，贾姨妈剥掉最后一个豆荚，“呵——”，刚舒展了一下腰肢，她的眼睛一下子直了。

直的不仅是她的眼，还有她的腰。

同时，她的颈项也已经发硬。这倒不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是有把雪亮的钢刀，抵住了她的咽喉。

来人一身素白，眉宇间仿佛下过秋霜，仿佛经过寒露：“本朝宰相阮道的公子阮郁何在？”

烟、酒、茶的合力，已经摧毁了他的嗓子，他的声带，像犁过一遍的秋后新野，寸草不长，光秃一片。

当然，这光秃的新野，自有一种威严。

他再问一遍。

可惜，即使他重问一百遍，也不可能听到任何答案。

知道答案的人，已经晕了过去。

石村的刀刃亮得叫人在秋阳下不敢正视。

如果一滴水沾在刀刃上，慢慢流下，凝于刀尖，秋阳可以慢慢将它晒干，而水滴绝不下坠。

说是刀，实际是钢索——“夺魂索”。

它能卷缩如绳，绕住敌手脖子，直至对方眼球弹出，丧失呼吸。

刀，可软可硬；石村的心，可硬可软。

看到贾姨妈身体歪斜，像一尊玉佛，软成一堆烂泥，石村趋步上前。

他一只手收回“夺魂索”，另一只手迅速托住贾姨妈的腰肢。

突然，他的后背，似乎被顶上了硬邦邦的东西，是两样冷兵器：一样像捕鼠夹子，咬住了石村一块腰肌；另一样像锥心钳子，戳点了石村腰间的痒穴。

痒穴，非同小可。只要痒穴被点，放声大笑可保武功不失，但另有一样东西即丧失劲道：男根四十九天内不再雄起。这等大辱，非武林中人可受。

笑与不笑，一念之间。但石村毕竟是老江湖了，他轻轻一跳，像猿猴般轻轻捷捷，已经落到了偷袭者身后的八仙桌上。

身形之快，简直有太公垂钓的飘逸之美。

只不过，偷袭他的两位高手，毕竟也不是呆头呆脑的娃娃鱼。

他们身一躬，腿一蜷，让过了石村顺势劈下的“夺魂索”。

没有这一让，“夺魂索”下，又是两个魂灵。

而此刻，石村就不可以那么得意了。

他不但没能取下那两个人的性命，而且，连他的命宝“夺魂索”，也被其中一人握在手里，像一根将要被抛弃的女人的裤带。

原本站着的石村，腿忽然软了，是因为咬住他腰肌的捕鼠夹子。

夹子很小，但是力气不小。

它抽筋一般，抽住了石村一根腿筋，并且把腿筋提到了他不能承受的高度。然后，“啪”的一声，爆为碎片，溅落在八仙桌下。

跪下来的石村，呆若木鸡。

耻辱啊！——他想。区区两个獐头鼠目的人物，竟叫他摧眉折腰。也许是痛，也许是伤心，他的眉弓之下，眼窝之内，居然聚集了两颗豆大的泪珠。

泪珠在转，但是，始终不肯落下。

眼泪是弱者的标志。

即使强者，他的眼泪，也能说明他有软弱的一刻。

痛苦是普通人的表情，石村此时并不痛苦。

一道秋阳，洒在石村青白色的脸颊上。

像鞭痕一般，叫他显得狰狞。

狰狞与痛苦，都是表相。

石村对面，是两个武林高手。

一个叫张峰，一个叫许晴。

张峰的颊上有黑痣，使用捕鼠器的，就是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的捕鼠器要碎掉一百个以上。

张峰道：“石村，你服输么？”

“石村，你还敢跟阮大人作对么？”许晴问。

这两句普通的问话，已经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当朝宰相阮道的贴身侍卫，已经向石村来问罪了。奉阮大人之命，石村的命，他们不能要；石村的意志，则必须一点点、慢慢地予以摧毁。

也正因此，张峰与许晴才理解了石村表情的真实含义。

那眼睛，半开半闭；他的鼻翼，微合微张；连他的皱纹都在说：不服。老子就是不服！

贾姨妈醒来了。

她的苏醒，就好像漫山遍野的山茶花，被春雨次第催醒。

第一朵花骨朵，开在她的左眼。一点点绵长的微香，催开了它。

第二朵花骨朵，开在她的右眼。不仅沉重，而且还有沾雨欲湿的悲哀。



她的身体，仍躺在石村怀中。

当石村起跳，翻身，一个蛟龙出海，轻洒洒落向八仙桌时，他的一只手，始终没有松开她。

她醒都醒来了，又有什么可悲哀的呢？

初入妓馆，她就未曾悲哀。

到这里是活，到那里也是活。只要能叫人活下去的地方，就是好地方。

不是因为石村拿钢索逼她。这个，她不怕，再狠的客人她都见过。

她只是看着石村，感到眉眼很熟。石村太像她早年的一位恩客，后来萍踪浪迹，再也不知去向的白面书生鲍子谦。

贾姨妈的悲哀，来自于石村的那双眼睛。

原本是黑色的眼睛，黑归黑，白归白，现在黑白二色，混在一起。

那就是铅灰色了。

铅灰色的眼睛，虽然不再明亮，但是，周围的事物，仿佛因这铅灰色，更容易露出本相。

此时，石村的命宝“夺魂索”也“叭嗒”一下，被丢在了八仙桌一旁，很像被丢下一包牛粪。

良久，石村听到了其中一人的叹息。

这声缓慢沉重的叹息，犹如把石村从南柯一梦中唤回。他的呼吸变得顺畅，他的手腕变得灵活，他下意识地将手形一变，贾姨妈的身体，又恢复到了垂直的状态。

她明白，在这场争斗中，她完全可以置身局外。她可以把新剥的豌豆直接送进厨房，其余事情可以不闻不问。

可是，一出好戏，似乎才刚刚拉开帷幕，就此离去，似乎有点欲罢不能。

特别是瘦个子张峰，沉沉一声叹息，叫贾姨妈有种不祥的预感。

张峰好像在石村身体的某个部位拍了一下。

这一下，手形很快，动作很轻，可是唯有高手，才能感觉到五脏六腑内的轰然巨响。

石村的身体，拖着拖曳的棉线一般的腿筋，“咕咚”一声，瘫倒在八仙桌下。

这一瘫，简直像无锡的惠山泥人，像个木偶，不经过五六十天的调养，是无法恢复了。

许晴望望张峰。

张峰也望望许晴。

许晴是个大块头，身板宽阔，骨节粗大，短短五个手指，伤痕无数。十指伸直以后，像十把令人胆寒的钢叉。

早先，他在相府的厨房里帮工。劈柴、做饭、喂猪，只要最粗最笨的活计，都由

他来“包圆”。

相府里有个大管家，叫傅玉。傅玉的爱好是经常到厨房里走动，只要哪个新来的丫环、女工，身体够壮，体魄够强，脸色红润，丰满得让他蠢蠢欲动，他就要召那女人，去那间专门为她们准备的木屋。

傅总管认识许晴，但跟认识相爷花厅里的一只柴铜痰盂，或者后花园里的一棵李树，是一样的道理。

直到有一天，他再次来到厨房，看见了许晴的手。

那双不可思议的手。

许晴蹲在地上。地上有一捆待劈的柴木。柴木都有小腿一般粗细。

许晴劈柴的方式，非常独特。他的手，就像一把刀。他的手跟刀的区别就是刀要很薄，要有上好的钢火，才能劈出好柴。而他的手，比刀刃要厚，而且厚得多。可是，手略一扬，劈禾就“噼啪”断为二截。

二截，变为四截。

四截，又变为八截。

傅总管默默地站着。他看得入迷了，竟然忘记了那个他要带走的胖厨娘。

傅总管转向许晴：“你，过来。”

许晴老大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许晴做事是极度专注的，在他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不希望别人干扰。

不管那人是皇帝，是钦差，还是管家。

傅总管问他：“你叫什么？”

许晴斜瞄傅总管一眼。

傅总管忽然明白，眼前这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像这种人，若为相爷的对头所用，其危害之烈，不啻于相爷头顶悬了一把钢刀。

刀，可以砍人。

可以砍他人，也可以砍自己。

眼前这把刀，应该收入相爷的匣中，系上红缎带，为相爷所用。

否则，相爷有忧，他自己也有忧。

总管看着许晴，“呵呵”地笑。

笑声之中，掩饰不住一股得意。

很快，许晴进入相府卫队，前任相爷马前无刀侍卫，后任卧房带刀侍卫。

现在，他是相爷的贴身侍卫。

其实，驱使许晴来春秋山庄的，不是别人，正是相爷。

在相府的庭院里，相爷正倒剪双手，踱步于一棵海棠树下。

许晴慢慢走过来。



“大人。”

他的声音怯而坚沉。

“嗯。”

相爷看看他，道：“晴卫士，知道你去的春秋山庄，是个什么地方么？”

“妓馆。”

相爷道：“是。不过，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妓馆，有人说，这是一个窝藏逃犯、阴谋犯上作乱的场馆。”

许晴低头不语。

官场上的道道，他虽然懂得不多，但是多少也知道一点。

如果某人，或者某地，被指控有犯上之嫌，那朝廷多半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与其网开一面，殃及自身，不如杀了再说，以绝后患。

杀错了，也有道理；不杀，反而更错。

春秋山庄，莫非在劫难逃么？

不过，相爷手中的两个核桃，并未停止转动。这表明，他要讲的话，还没有讲完。

相爷看穿了许晴的心思。

相爷明白，对许晴，必须把话说透说清。他一向欣赏许晴的武艺，但不欣赏他的为人。

许晴为人，太实、太板，简直像一块榆木疙瘩，砸到地上，砸一个坑，是一个坑。

相爷慢慢拨弄着手中的纯银旱烟嘴，他的脸，在烟嘴的红光中，明明灭灭。

“晴卫士，春秋山庄犯上的事，目前查无实据。不过，这次你去山庄，第一桩事，就是要处理石村，既要对他严，又要待他宽。”

“大人。”

“嗯？”

“有一件事，小的一直不太明白。”

“说嘛。”

“石村这家伙，口口声声，要与大人作对，要寻死觅活地下手找大人拼命。大人为何总是放他一条生路，不给他干干脆脆的一刀，给他一个一了百了呢？”

“哈哈哈哈……”

许晴的话，搔到了相爷的痒处。笑声如果很大，说明他的得意程度也很大。

不杀石村，正是相爷的得意之笔。

春秋山庄的西泠苑，石村瘫在厅堂之上。

他瘫得很丑陋，很不雅观。

许晴伸出足尖，拨弄着石村胸前悬挂的一块护身玉佩。玉佩叮叮作响，舒扬动听。

玉佩正中，凹陷着一个汉字：“仁”。

叹气的张峰，不无怜悯地望着石村。

张峰道：“石兄，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跟相爷过不去呢？俗话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若肯归顺我们大人，大人说了，他相府里总管以下的位子，随你挑一个。”

许晴道：“石兄，俺兄弟俩看你也是厚道人，就是有点死脑筋，想不通。有的事，想通了，也就一通百通了。”

“让你吃苦头，是我们大人的意思，但是他叫你吃苦要记苦。”

接着张峰的话，许晴又道：“若是你再不听话，下一个苦头就大了。”

“你知道什么苦头吗？”张峰问。

许晴道：“当然是他受不了的苦头！”

“这个苦头到底有多重呢？”张峰又问。

许晴笑笑，伸手探向腰间。

他的腰里，系着一个小小的葫芦，一个小小的花布包袱。

葫芦里盛的是酒。如果拔开塞子，那种浓浓的桂花香，足以令屋子里边的每一个人，鼻翼耸动。

他取的，不是葫芦，而是包袱。

包袱里那一样物件，文火炖煮过的，呈现着淡淡的灰色，胶质丰富而饱满，柔韧而富于弹性。

张峰笑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兄弟，竟还收藏着这般物件。

张峰道：“好东西！”

“石村兄，请你拿半截去下酒吧！”许晴道。

他揸开玉指，一使劲，“嚓”。

那个灰塌塌的物件，应声断为两截。其中一截，不偏不倚，落在石村的裤裆旁边。这截东西的名堂，跟石村裤裆里的名堂，原是一码事。

当然，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因为，一个是人鞭，另一截是牛鞭。

蓦然，西泠苑厅堂的地底，爆发出一阵吼声。

石村吼道：“阮道老贼，死有余辜……”

他的怒吼，因了他嗓子的沙哑，变成了千万张碎纸在同时被千万个人搓响。但却轻飘飘地，很容易会被秋风带走。

石村又想吼。忽然，一口鲜血，从他口中狂喷而出，他的身体一下子萎靡了。

而那口血像一支飞镖，刺穿秋天干爽的空气。

最后碰碎在许晴腰间的那只酒葫芦上。

“哗啦”一声。



琼浆般的桂花酒，凝着浓香，喷泻而出。许晴身体一让，那散架的葫芦崩成几块，支离破碎。

浓郁的香气，镇住了屋子里所有的人。

这桂花酒香，不仅楼下的人闻到了，楼上的人也闻个真真切切。

这个人，是小小。

二

小小的象牙卧榻之下，散乱着高领锦缎团花衫。

团花衫有湖蓝的、粉绿的、云白的，也有一件黑如鼯鼠。

从那堆锦缎团花衫下，钻出来一个男人。

他爬出象牙卧榻，整整衣冠，抹抹鬓角，接过小小递过来的香罗帕，问：“他们，已经走了？”

小小点头：“走了。”

“好啊。”

他忽然有点伤感。

他的鼻翼抽了一抽，在悲伤之情尚未上溢，他就及时控制住了。

小小走上前。

她把头轻轻伏靠在男人的肩上。这个单薄男人的瘦肩，更叫她忧伤莫名，后半夜时分，也定会叫她低徊不已。

她不由自主地抓住了男人的胸膛：“公子，你不走了？”

“不走了。”

“留下来陪我？”

“留下来陪你。”

“要是你父亲派来的人非要你走不可呢？”

“那我叫他们去死。”

“不要他们死，要他们滚！”

“滚！滚得远远的。”

“我不勉强公子，公子要留要走，随你。”

“真的吗？——那我走了！”

“什么——？”

门一闪，贾姨妈进来了。

姨妈进门，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姨妈还搀着一个人。

这个人浑身血污，有气无力。

他腰间挂着的，是一颗滴血的人头。

此人正是石村。

这两个人，脸色都僵得像死人一般。

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人，乃相爷府贴身侍卫，四大高手之一许晴。



第二章

那颗人头是谁？

是张峰。

高手怎会突然殒命？

除非出了意外。

这意外，常常连现场的目击者都目瞪口呆。

他们看到了事情的发生，但是，他们又无法看破其中的奥妙。

本来，他们已经走出春秋山庄。

张峰走在最头里，气定神闲，悠悠荡荡。贾姨妈扶着石村，走在中间。许晴殿后。

几个人要去不同的地方。

石村要去找何郎中，何的药铺在五马街。

张、许二人，要回他们歇息的客栈，这个客栈在马市街。

行走中间，石村感到有一点异样。

什么异样呢？

他一下子说不出。

“噢——”，对了，他的“夺魂索”，怎么回到自己手上了？

是许晴，把钢索塞向石村。

石村右手与右臂似乎被灌注了极大的一股生气，他的手在一刹那间仿佛换作了别人的手，这手轻轻一划，似划破空气，无声无息。

张峰的头颅，也就在那一刻，脱离了身体。

这颗人头划过草丛，划过花木，跳向了一个宁静的栽有柳树的院落。

所有的人都呆了。

活人呆了。

死人也“呆”了，因为他不能接受这莫名其妙的死法。

再高的高手，也害怕兵法上所说的攻其不备。

相爷府四大高手之一的张峰，在飒飒秋风之中，牢牢站立。

这个失去头颅的身体，仿佛一截枯朽的树桩，还在等待来自春天的消息。

鲜血，从他脖腔处喷涌而出。

秋风吹过之后，大地一片宁静。

那个落进了人头的院落，可就不安静了。

如果说春秋山庄是一个大盒子的话，这个小院就是一个奇怪的小套盒。

它的作用，不过是一个小天井罢了。

这个天井小院的柳树上，系着他家相爷公子阮郁的青骢马。这匹马有点躁动不安。它大概觉得这颗突如其来滚来的人头，似乎在哪儿看见过。

人头的眼睛，尚未闭合。

眼神凄然而又无助。

许晴入院，提起了那颗人头。

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石村。

相爷的吩咐是，无论如何，要把石村的命留下。留下了石村的命，也就留下了相爷宽宏大量的美名。相爷说，要抓住石村，给他一点颜色。

相爷也说，要宽大为怀，最后还是要放掉他，不为难他。

相爷还说，府中的另一位高手马根武去找他儿子去了，一直没有找到，儿子阮郁很不懂事，找了一个歌妓，要把她带回家。歌妓嘛，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开心一下，长长精神也就算了。但是，要把她带回家来，明媒正娶，煞有介事，这就大可不必了吧。当然，在兴头上，儿子不太会听他老子。有时候脾气一上来，可能还会一意孤行，以此显示他对爱情的忠贞。

这就需要一点办法，一点谋略了。

相爷的办法，比较简单。

相爷道：“晴卫士啊，你跟随我多年，至今尚未婚娶，我这个当主人的，也没尽到责任啊。现在有一个，我建议你把她娶回来。她的才貌，我想你是可以满意的。”

许晴道：“相爷吩咐——”

“她叫苏小小。”

一个钱塘歌妓，嫁入许家。

许晴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不等于不能想。

特别是在相爷发话以后，他就更不能回避这个现实中的问题。

二

张峰人头滚落的小院，门楣上方青石条刻有三个楷体字：“满庭芳”。

这是一个几乎无用的院落。

但是，春秋山庄的设计者，偏偏要留下这个小院。

留，或者不留，总有它的理由。

就好像许晴把张峰的人头，系到石村的腰间。

系，还是不系，都有他的道理。

人头，最后还是系在了石村的腰上。

人头挂在腰间，感觉实在不太好。

不仅不好，简直混合着悲愤与耻辱。

石村不明白，许晴借刀杀人，目的何在。

许晴杀的是张峰，这两个人，是拜把兄弟。

就像读古书的人无法想象，刘备会去手刃关羽一样。

发生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解释：

一、刘备疯了。

二、……

第二种解释，石村暂时还想不出来。

杀人，或者被人杀，这在江湖上均属正常。

不正常的是不明不白地杀人。

石村不想做这个不明不白的人。

他下定决心，要向许某人讨回清白。

他们走进了镜阁。

镜阁之中，小小与阮郁刚好分开。

许晴向阮郁拱拱手：“公子。”

阮郁点点头。

阮郁的心在激烈跳动。

因为许晴出现了。

许晴的出现，就表明了他与小小的分手之日来到了。